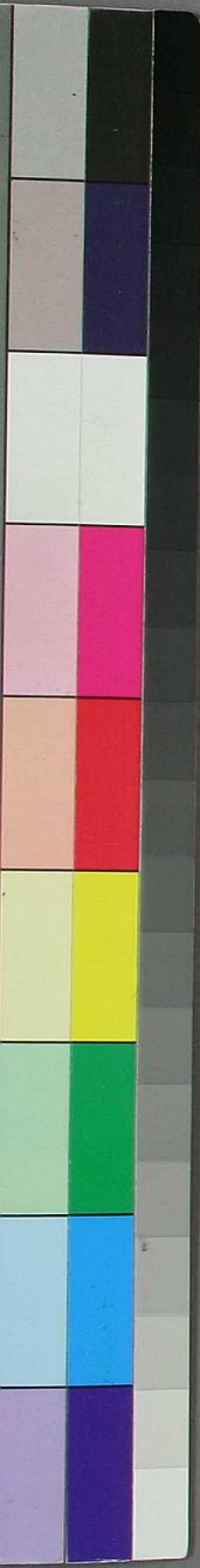


綱鑑易知錄

漢

世文

113
537
13



413
537
13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三二

大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太郎氏寄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孝明皇帝

綱 壬申十五年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批。今江

邳 三月至魯今山東兗州詣孔子宅書史書幸孔子

何不以位加道也惟君臨其臣則書幸綱目書詣孔子宅一而巳目幸孔子宅親御

詣孔子宅

綱鑑易知錄

卷三二 漢明帝

一

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綱封皇子六人為王。目封

皇子恭為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王。黨為樂成質實云未詳王。

衍為下邳見上王。暢為汝南今河南汝寧府王。昞為常山今直隸真

定王。長為濟陰今兗州府曹州王。帝親定其封域。裁令平聲半

楚英楚王。淮陽淮陽王延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

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綱

冬遣都尉耿秉、竇固將兵屯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謀擊匈奴。

綱癸酉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債彤容及竇固等

伐北匈奴。固取伊吾盧地在陝西行都司肅州衛瓜沙二州西。彤不見

半楚淮陽

班超立功西域

虜而還。下獄免卒。綱西域諸國遣子入侍。目竇固使

假司馬假者權攝之義班超班固弟與從事大將軍屬官郭恂俱使

西域。超行到鄯善見二十一卷一。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

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

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

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

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

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

以火攻虜

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初更時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為質，還白竇

廉范破匈奴

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大將軍屬官，有司馬一人。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賓。見二十四卷二。是時于賓王廣德雄張，去聲。心自侈大也。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賓，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綱**秋七月，北匈奴大入雲中。**書**獮夏書寇，此其書入何，譏也。曷為譏？大入雲中，之兵端自我始也。故廉范破虜不書。**目**北匈奴大入雲中。今山西大同府。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

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藝肩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見九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各藉籍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瓊山丘氏曰：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而興五袴之謠。此特宦業之常耳。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為鄧融之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為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斂之，至觸顯宗之

廉范其愚不可及

怒而叩辨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託竇憲得無愧哉。

綱甲戌十七年春正月，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王睦卒。**目**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名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具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魚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其智慮畏慎如此。**綱**白狼等國入貢。**目**益州今四川

北海智慮畏慎

都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今成都府茂州以

百官上壽

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皆西南夷遠國等百餘國皆舉種稱臣奉貢。**綱**夏五月百官上壽。法書上壽不書此何以書。譏滿也。自是西北始多事矣。**綱**目責備賢者。故特書譏之。**目**公卿百官以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仍推恩賜民爵。及粟有差。**綱**冬十一月遣竇固等擊車師。西域降之。復置西域都護。見十六卷戊巳校尉。見十七卷

耿恭擊却匈奴

毒藥傳矢

綱乙亥十八年春二月竇固軍還。**綱**北匈奴擊車師。後王安得殺之。遂攻戊校尉耿恭。恭擊却之。**目**北單于遣左鹿作蠡離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時為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為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傳附矢。去聲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傷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傷也。亦皆沸費。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綱**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見十二卷**綱**秋八月帝

綱鑑易知錄

漢明帝

五

郎官上應
列宿

反支日

崩。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帝遵奉建武光武年號制度。無所變更。耕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預政。館陶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公主光武第二女。陰皇后所生。為梁松所尚。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見十一卷以反支日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指也其制。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賀善贊曰。永平富教之事。綱目屢書于策。其間有終綱目所無者。二事。匈奴遣子入學。日食詔羣司。極言得失。復以示百官。是也。至其一念之微。近於滿假。綱目亦無隱乎爾。是以百官上壽。自武帝以來。不書。惟此獨書。春秋責備賢者。綱目於明帝。蓋拳拳焉。

綱太子烜丹八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葬顯節陵。在河

南府城綱冬十月。以趙憙為太傅。牟模融為太尉。並

錄尚書事。錄。采記也。總領眾事也。尚書有錄名。蓋始於此。綱十一月。以第五

倫為司空。綱倫為蜀郡今四川成都府太守。在郡公清。所舉

吏多得其人。故帝自遠郡用之。綱西域攻沒都護陳

睦。北匈奴圍已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耿恭。

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

發王者不勤遠略非惡明廣地也以其無益於

事耳自孝武圖制匈奴通西域以耗中國世祖鑒之閉關謝質西邊自是無事蓋二十年有賣固者始遣

使班超故前年書西域遣子入侍至是甫三載即有

攻沒都護之舉紛紛遂復多事然則西域之於中國

果何補耶即綱目之所書合前後而觀之則得失之分瞭然在目不待辯而明矣或者猶以班超為奇功豈不目焉煙者奇龜丘茲西域國攻沒都護陳睦北

匈奴圍關寵

時為已校尉屯車師前王部柳中城

於柳中城會中國有

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

士眾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甲也弩食其筋革

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

煮鎧弩食筋革

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恭誘其

使上城手擊殺之委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

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

見十九卷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

皇甫援發張掖見同上酒泉敦煌見同上三郡及鄯善見上

二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綱是月晦日食綱以馬廖

聊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為越騎校尉目太后兄弟

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為衛尉防為中郎將光

為越騎越人內附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

赴趣之綱大旱。

肅宗孝章皇帝名烜明帝太子母賈氏所生馬皇后養之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一歲而崩

諡法温克令儀曰章。帝厭明帝苛切每事務從寬厚然寵任竇憲以啓外戚用權之漸此其所短也。

綱丙子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

民綱詔二千石勸農桑限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承求平明帝年號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卽

寬厚

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

第五倫請尚寬厚

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

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滌蕩煩苛

之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

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

政後代因之遂成風俗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

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畱今河南開封令

劉豫貫軍故城在河南南陽府鄧州令駟協並以刻薄之資務

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反以為能違天

心失經義非徒應坐去聲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

馬太后不許封外戚

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綱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西域國綱八月。有星孛于天市。綱丁丑。二年。夏四月。大旱。日。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見十七卷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見上今有司

馬廖上疏勸成德政

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移也弄孫。不能復關政矣。馬廖太后兄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春冬夏三服之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

王春秋吳好劍客。百姓多創瘡。刀傷。癩。痕也。楚王春秋

王公子光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音記

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

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

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太后深納之。

雪航趙氏曰。嗚呼。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之呂后。封王諸呂。孝元王后。封諸弟為

侯。豈不大有懸絕乎。良由伏波將軍忠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戒兄子嚴。敦之書。足以知其義

方。家教之善也。明德為貴人時德。冠後宮暨母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兄廖嘗慮美業難終。上書

勸戒。德政借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萃於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擬者。猗歟休哉。

兩漢外戚無一可擬

綱 戊寅三年春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竇融孫

綱 己卯四年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勤之女

綱 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

下豐稔壬上方垂遠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

壯時但慕竹帛見十五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

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

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

特進見二十七就第綱六月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

葬明德皇后綱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貫議五

詔諸儒會白虎觀議

五經同異

經同異宣帝之篇嘗畫會石渠講五經矣註音宣帝

七卷 曰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怪大體宜如宣帝石

渠故事永為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

儒會白虎觀在北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作白

虎議奏今白虎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

平王羨皆與預固超之兄也

綱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曰詔所舉

以巖穴士之隱於為先勿取浮華綱夏五月以直言

士補外官發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可

以直言士補外官

直書於此曰詔曰朕思遲去聲。緩而有所待曰直

士側席為敬不敢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瀉略

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光

年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

多曠並可以補任

綱辛巳六年秋七月以廉范為蜀郡太守曰成都今

川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房火

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視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

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范來何暮不

廉范五袴歌

綱鑑易知錄

漢章帝

十一

禁火民安作。

叶租去聲

昔無襦。如今五袴。

綱壬午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

皇太子。

發

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於竇后之誣陷也

明自光武龍陰后而廢太子故肅宗踵而行

之如出一轍詒謀不足以詔後嗣服

鳳翔府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二

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

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

煙入聲

勝之術乃廢慶為清

河

今山東東昌府恩縣

王以肇為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

祭倫案之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

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

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同輿

王蒼

見上卷

歸國

是年春諸王來朝東平王蒼留京師至是歸國

有司復

奏遣蒼歸國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

疎然數

朔

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

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

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

祖道而送

流涕而訣

別也

綱癸未八年春正月下梁竦獄殺之

綱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

手詔東平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二 漢章帝

十二

作飛書無姓名上書者若飛來也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家徙九真見十四卷十九兩貴人皆以憂死綱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回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勅子弟皆驕奢不謹楊終與廖書戒之廖不能從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休去聲賦斂羌胡帝數加譴敕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于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光比防稍為謹密帝特畱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

第五倫請抑竇憲

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見十二卷二之親典司禁兵出入

省闈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

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

輔京兆尹左馬翊右扶風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

戚浣濯之猶解醒呈酒病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中宮

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

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憲以賤直價也請奪沁

水今山西澤州沁水縣公主明帝女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

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猶也不得對後發

解醒以酒

綱鑑易知錄

卷二二 漢章帝

十三

切責實憲

覺帝大怒。名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

猶以愈也趙高指鹿為馬。見八卷二十九久念使人驚怖。

棄憲如孤雛腐鼠

貴主尚見枉奪，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

憲大懼，皇后為毀也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

還主。

司馬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綱下雒陽令周紆迂獄，尋赦出之。目周紆為雒陽師

今河南府洛陽縣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上閭里豪強

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賣菜

傭乎？於是部吏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局也蹐積也。

也累足而行步之狹也京師肅清，寶篋夜至，止姦亭。亭長拔劍

肆詈，利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射也。

出之。**綱**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帝拜班超為將

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

見同使者。邑到于寘見上，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

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拘愛子，安樂外國，無內

李邑毀班超

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見六卷十七

班超去其妻

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

班超即遣李邑

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

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

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

之內省不疚，何卹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綱甲申，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回陳事者多

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浸浸疏。

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

標。韋賢曾孫

曰：夫國以簡賢

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

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

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

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閎閱。史記功臣年表。明其等日閎積

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

得其人矣。帝納之。**綱**秋八月，帝南巡。冬十月，至宛。

以朱暉為尚書僕射

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

以朱暉

字文季，南陽人

為尚書僕射。

為臨淮

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

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疆直自

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

朱暉不從張林之議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上名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不敢指斥天經子故稱縣官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見十四卷十五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愁。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救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賢老也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綱十一月還宮。綱以孔僖為蘭臺令史。法書一令史耳何魯國今山東兗州府孔僖。涿郡今直隸順天府崔駰。因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

孔僖以書自訟

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回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迎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

若何管仲乃對 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

以致霸之術 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謹詣闕伏

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御史臺也令史御史屬官。綱賜

賜毛義卿均穀

毛義鄭均穀各千斛。法書嘉賞也。廬江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毛

義東平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

今河南南陽府。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徵書適至。

以義守安陽今陝西漢中府漢陰縣。令義奉捧檄而入。喜動顏

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徵郡國舉曰辟。皆

喜為親屈

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去聲親

屈也。均兄為縣令。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

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

身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

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

詔戒俗吏矯飾

綱乙酉二年春正月。詔戒俗吏矯飾者。曰。詔曰。俗吏

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困

幅壁也。至無華不事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

今河南開封府襄城縣。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

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

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朔下，冠

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

稱朕意焉。**綱**二月，帝東巡。**目**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

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張酺蒲至是東巡，酺為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

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硯吏會庭中，先備弟子

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行過任城，

今山東兗州府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

為白衣尚書。**綱**耕於定陶。今兗州府定陶縣柴告燔柴祭天

岱宗。見上卷宗祀。見三卷明堂。見十四卷三月，至魯。今

白衣尚書

至魯祀孔子

州府曲阜縣。祀孔子。**目**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孔子所居里在曲阜。作六代黃帝堯舜禹湯武之樂大會孔

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

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

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

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

拜僖郎中。**綱**夏四月，還宮。假格于祖禰。你

綱丙戌三年夏五月，司空倫罷。**目**第五倫以老病乞

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

第五倫有私

曹褒定漢禮

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醒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綱詔侍中曹褒定漢禮曰。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謂彼是此。非故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會聚議禮之家。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見一卷。一夔足矣。見一卷。乃拜褒侍

中授以叔孫通

見十卷

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

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綱丁亥。章和元年秋。改元

書改元不書改。此何法以書譏信諛也。

目是

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為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

何敞

昌上聲

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

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際。

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綱八月晦。日食。綱曹褒奏

所撰制度

發去年方書詔曹褒定漢禮。今年已書奏。明所撰制度何其易邪。夫以先漢禮儀定

於叔孫。後漢儀禮定於曹褒。一代大典。乃曰曹褒依出此。二人之手。其得失固自不言可知矣。目曹褒依

曹褒奏所撰制度

綱監

漢章帝

十九

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
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
一故但納之不復命有司平奏

致堂胡氏曰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
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
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
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
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
書而可逆知紳繆不統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
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綱戊子二年春正月帝崩
目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
廟一如先帝法制

順陽范氏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
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
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
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綱太子肇即位
尊皇后曰皇太后
三月葬敬

陵在河南府
綱太后臨朝
目竇憲以侍中內幹
機

憲 崔駰戒竇

密出宣詔命弟篤景瓌規皆在親要崔駰以書戒憲

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

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見二十七稱爲賢臣近陰衛

尉見二十七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

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

竇憲殺都鄉侯

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周書名誥

辭可不慎哉。**綱**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

以憲為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發竇憲以凶盜賊之計戍殺列侯於屯衛之中又從而歸罪他人

泊朝論不容推舉得實始正主名蓋即致于重辟以

正王誅既不能然乃聽其以擊虜自詭烏有假天討

之威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之下以為罪人逃死之

地哉憲之桀逆固自不可勝誅然主之于內以成其

惡者誰實尸之故綱目特正其本不日憲請北伐而

日太后以為將軍使擊匈奴日以日使而後責始

有歸此蓋推原禍端之論為後世母后之戒也噫

都鄉侯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于屯衛之中而

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于屯衛之中而

歸罪于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

韓稜冷平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

所笑何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

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

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見十六卷耿秉為副發兵伐北

匈奴

孝和皇帝名肇章帝第四子母梁貴人所生竇皇后

養之在位十七年壽二十七歲而崩諡法不剛不柔曰和是時宦官外戚迭為消長漢家之禍自此始矣

綱己丑孝和皇帝永元元年春下尚書僕射夜郵質

鄧壽自殺

壽吏壽自殺。固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
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邀功
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袁安任隗委。免冠固
爭。諍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
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
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
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是
以聖王之制。羈縻見二十八卷不絕而已。今匈奴遠藏去
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高去聲。利其微弱。是非義之

魯恭諫伐匈奴

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
閒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
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又
詔使者為篤寶憲起邸第。侍御史何敞上疏言宜
且罷工匠。以憂邊恤民。書奏。不省。竇憲嘗使門生濟平
書詣尚書僕射鄧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
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
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
誅。滅死徙合浦。今廣東廉州府合浦縣未行自殺。綱夏六月。竇

綱夏六月

漢和帝

二二

竇憲擊匈奴

登燕然山而還

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明發

北匈奴自肅宗以來綱目未嘗書其犯邊今竇憲乃以盛夏興師攻無罪之虜出塞至于三千餘里揭地著其窮追遠討之罪竇憲耿秉出朔方今陝西衛塞

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匈奴中山在燕然山南大破之斬獲甚

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

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綱秋七月會膾稽

山在浙江紹興府城東南崩綱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竇氏

何敞上封事

兄弟驕縱尚書何敞上封事密奏阜囊封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飢而食寺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

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

罪臣敞區區誠不欲上令平皇太后損文母文王之

號左傳隱公元年鄭莊公母武姜愛莊陸下有誓泉公弟其叔投段謀襲鄭莊公遂置母

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

憲乃白白於出敞為濟南濟南王康太傅綱大水

綱辛卯三年春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於金微山

大破之綱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

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在韃靼國中大破之出塞五千

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綱竇憲殺尚書僕

竇憲擊匈奴於金微山

竇憲殺僕

射樂恢法書於是恢諫用諸舅書奏不省乞骸骨歸憲也綱目脩而亂賊懼矣

為心腹班固傳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

吏民共為賂遺去聲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

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管正王室示天下之私

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憲篤喜環可長

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

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諷州郡迫脇恢飲藥死於是

朝臣震懼詹八聲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

袁安喑鳴流涕

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因鳴

去聲。啼。極無聲也。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綱壬辰四年夏六月朔日食地震旱蝗綱大將

軍竇憲伏誅法書於是收印綬遣就國迫令自殺耳書

迫之自殺書殺當罪書伏誅

綱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謀為

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鉤盾閨上聲。宦者近署。令

鄭衆謹敏有心幾機作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詔

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憲大將

軍印綬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

與鄭衆誅竇憲

和帝足繼
孝昭之烈

班固著漢
書班昭踵
成之

致堂胡氏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
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求故
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
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而鄭衆有功由是宦者
用權馴致亡音孝昭見十
漢可勝歎哉註五卷十二

目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郡班固死獄中固嘗著
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

致堂胡氏曰班固史筆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
其見古人行事得失成敗之迹不為不博人物
志分九等聖賢愚不肖之分不為不詳若外戚
禍敗之釁則又疊疊皆前日事固乃為竇憲賓
客以至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
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
子寧為質而野不為華而史也

綱以宦者鄭衆為大長秋書大長秋何宮闈職也以
法宦者為之常事爾何以
書賞功也自鄭衆與於大謀而宦者
之權盛矣漢室之禍兆矣故謹書之目帝策勳班賞
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
用權自此始矣

綱乙未七年夏四月朔日食 秋七月易陽今直隸
保定府

綱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夏蝗
綱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今陝西
臨洮府地震 夏六月旱

蝗除田租及山澤稅 綱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目

隴西地震

易陽地震

雄縣地震 九月地震

初梁貴人既死見上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為梁氏出

者舞陰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公主于梁扈戶奏記三府太尉司徒

空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蒲言狀帝感慟良久酺因請

追土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子上書自訟

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即三府請奏貶竇太后尊號

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

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

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綱葬章德皇后

冬十月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綱戊戌十年夏五月大水綱冬十二月以劉愷為郎

目初居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侯劉般班薨子愷當嗣稱父遺

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

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

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

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綱壬寅十四年夏六月皇后陰氏廢死目陰后妒忌

惠恨有言后挾巫蠱見十四卷道者后坐廢以憂

死綱徵班超還京師目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

劉愷護國

妹曹大家姑。曹壽妻名昭。上書為去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

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九月，卒。任尚代為都護。謂超曰：

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

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

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為

察察不得下和，宜蕩佚送。寬大。舒緩之意。簡易寬小過，總大

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

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綱冬十月，立

貴人鄧氏為皇后。目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

尚班超誠任

所言平平

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

性孝友，好書傳，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

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

加恩恤。帝深嘉焉。及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

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

故兄驍質終帝世，不過中郎將。綱封鄭眾為鄭巢鄉

在河南南陽府。侯。書元帝之篇。書宦者為中書令而已。未有

宦者封侯自此始。綱乙巳元興元年冬十二月，帝崩，太子隆即位。目初

歲時但供紙墨而已

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太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綱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致堂胡氏曰。孝和幼冲即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鋤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侵。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而作史者。未能鋪張揚厲。闢多矣。帝既崩。長子有痼疾。少子生始百日。於是迎立清河王慶。豈不善哉。而太后有異心焉。斯可恨矣。

綱 雒陽令王渙卒。法書令未有書卒者。其曰渙居身平。

正能以明察發摘姦伏。見十五卷外猛內慈。人皆悅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絃歌以祭。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為郎中。

孝殤皇帝。名隆。和帝少子。生僅百餘日。太后立之。在位一年。壽二歲而崩。諡法短折不成曰殤。

綱 丙午。孝殤皇帝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大傅。徐防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太后以帝在襁。姜上聲襦。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獨贊也。與三公絕席。綱 三月。葬慎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綱夏四月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綱秋八月

帝崩太后迎清河王見上子祐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發春秋傳曰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春秋十三

明若輔以大臣自可躬親庶政故太后臨朝綱目書

猶以譏之爾嗚呼賢如鄧氏君綱九月大水葬康

子猶不之予況下於此者乎綱冬十月

陵在河南府綱隕石于陳畱今河南開封府陳畱縣綱

大水雨去聲雷十二月清河王慶卒

孝安皇帝名祐清河孝王慶之子章帝之孫鄧太后

立之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歲而崩諡法

寬容和平曰安即位數年太后臨朝親政之後內寵益盛

綱丁未孝安皇帝永初元年春三月日食夏四月

封鄧騭及弟悝奎弘閻皆為列侯騭辭不受書書不

嘉讓也綱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徐司空勤

尹發東漢自中世以來寇賊災異輒策免三公夫鎮

勤明撫中外變理陰陽固三公職也豈知是時戚宦

用事乃悉歸罪三公可乎然為三公者職思其憂苟

不得行其志蓋亦不待譴逐引身而去可乎冒居其

位諉曰權非已出誰實尸之故東漢諸賢病在去之

不早綱目直書以寇賊雨水策免雖欲盡辭其責可

乎三公以災異免目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複統曰光武愠數

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

三公事歸臺閣蛤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

反以策讓也。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冤哉。

綱。戊申二年春正月，鄧騭擊鍾羌大敗。綱。夏早五月。

太后親錄囚徒。書親錄囚徒何嘉恤早也。然則以法書母后與政無譏欺，必於其重者。

書猶臨朝足。以示貶矣。皇太后幸洛陽寺。官之所。及若盧獄。

錄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也。自誣羸困與

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

具得枉實，即收令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綱。六

月大水，大風雨雹。秋七月，太白入北斗。綱。冬十一

月，徵鄧騭為大將軍。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

太白入北斗

何熙、李邵等列於朝廷。又辟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

楊震、巴郡今四川重慶府陳禪等置之幕府。見十四卷八天下稱

之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

楊伯起字震聞而辟之，累遷荊州今湖廣荊州府刺史。東萊

今山東萊州府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金鄉縣故所

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

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

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疏食步

行，故舊或欲令平聲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

關西孔子

楊震四知

清白吏子孫

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綱。已酉三年春正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夏四月。令

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有差。冬十二月。并兵。

西太涼。今陝西行都原府。司涼州衛。大饑。人相食。

綱。庚戌四年春正月。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且龐

參說稅。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武帝立京兆尹。

左馮翊。右扶風。為三輔。今陝西西安府同州鳳翔府。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

邊。郎中虞詡許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

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

虞詡諫棄涼州

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陵見二十八卷單

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

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

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

鋒執銳謂。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

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

棄我於夷狄。如卒猝。然起謀。因天下之飢敝。驅氏羌

以為前鋒。席卷上聲而東。則函谷關名在河南河南以西

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禹以為然。詡因說禹。網羅

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禹以為然。詡因說禹。網羅

虞詡為朝歌長

盤根錯節

三科募士

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勵答其功勤
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太師太傅司徒司空
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視屬拜牧守長吏
子弟為郎以安慰之綱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
盜平之目鄧騭以前議惡虞詡欲以法中去聲之會朝
歌今河南衛輝府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
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
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
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

采線縫裾

日南地坼

河東地陷

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
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是為三科收得百餘人貫赦其
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
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居衣後裾
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於是駭散縣境皆平

綱甲寅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見十四卷十八地坼且長百
餘里綱夏旱蝗六月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地陷

綱乙卯二年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法書於即位九
年二十二年矣立后之遲未有如此者而竟目后性
得如后卒以亂朝關雎憂在進賢宜矣哉

虞詡為武都太守

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鳩見十一卷殺李氏。**綱冬**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

帥之略以為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太守羌眾數千遮詡于

陳倉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峭谷在河南河南府永寧縣北即峭山也詡即停車

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抄

略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

各作兩竈曰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見六

卷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

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

虞詡增竈

虞詡示強

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

速必憚追我孫臏見現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

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在鞏昌府隴西

縣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

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力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

射石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

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質

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

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

奔。因掩擊。大破之。賊由是敗散。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壘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視事三年。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豫章芝草生

綱已未。六年冬。十二月朔。日食。既。地震。綱豫章芝。

草生。書法見十四卷二十五。目豫章。今江西南昌府。有芝草生。太守劉

祇欲上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祇乃止。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三三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三三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孝安皇帝

綱庚申。永寧元年。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以楊

震為司徒。

綱辛酉。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為

綱鑑易知錄

卷三三

漢安帝

上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侯曰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

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達且不寐躬自減

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然帝已年長久

不還政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

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今湖廣襄陽府宜城

杜根為酒家保山中酒家保酒家作保備也積十五年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

縣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

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

遇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迹之處避

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綱葬和熹皇后追尊

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曰孝德后綱夏詔舉有道

之士書詔舉有道終綱目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

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

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度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同

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

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

響應爭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猶東

所謂以管窺天之意謂言事者妄有譏刺雖苦口逆

所見不遠大而所言或妄誕也

詔舉有道之士

陳忠豫廣帝意

薛包至行

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綱以薛包為侍中不拜法書予之也書目初汝南河
 南汝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
 寧府夜號豪泣不忍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于外且入灑
 掃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
 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
 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汝不能
 使也田廬取其荒也頓壞者曰我少時所治意所戀
 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

加禮如毛義

數朔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見二十一徵
 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見上
 六綱徙封鄧騭為羅今湖廣長侯遣就國騭自殺不
 而貶平原王翼河間王子鄧太后徵為平原懷王勝
 死後留京師及太后崩宮人有誣告太
 后兄弟謀立為都鄉在直隸順侯法書於是騭徙封就
 平原王故貶天府涿州侯法書於是騭徙封就
 易為以自殺書甚遺之者也騭為綱以耿寶監羽林
 賢臣貶追至此綱目之所深惜也綱以耿寶監羽林
 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為列侯法書自
 后卽世至是僅四閱月而安帝初政所行乃爾觀綱
 目所書封宋楊四子及宦者之事則其不德之實曉
 然可見矣目帝以耿貴人帝母兄寶監羽林車騎宿衛宋

氏見上卷封侯為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閹后兄弟顯

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閩皆為列侯與中常侍樊豐

劉安陳達及王聖帝乳母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

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

得賢為本治以去上聲穢為務方今九德書阜陶謨亦

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未事未任嬖倖充庭王聖賤微得奉

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

交屬祝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阿依之母令居外

舍斷短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綱

楊震請速出王聖斷絕伯榮

秋八月以劉愷為太守目居延故城在陝西行都尉

范邠犯賊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劉愷以為春秋之義

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昭公二十年君子

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從重懼及善

人非先王祥刑書呂刑告爾祥刑註刑凶器也而謂

大之意也詔從之馬

綱壬戌延光元年秋九月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

榮詣甘陵帝父孝德皇之陵墓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目尚書僕射夜陳

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戈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

春秋進人於善

陳忠諫遣女使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三

漢安帝

四

至為伯榮獨拜車下脩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去聲僕

從去聲人數百匹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于

臣妾昔韓嫣帝幸臣武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

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刑人之刀之誅江都易王景帝之

獵上林天子車駕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騎

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乃辟從者伏謁道

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臣願明主嚴天

后泣後以姦聞太后使使賜嫣死元猶言乾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

書奏不省綱汝南黃憲卒書布衣未有書卒者卒黃

綱目二人而已曰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太守王龔政崇溫和

好才愛士以袁閔郎為功曹郡錄引進黃憲陳蕃憲

不屈蕃就吏閔不脩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

為牛醫憲年十四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荀淑遇於逆旅客舍

也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

也前見袁閔未及勞去聲閔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

乎閔曰見吾叔度憲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

未嘗不止容及歸惘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

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

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陳蕃

牛醫

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今山西郭泰字林少游汝南。過袁闓。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闓字之器。譬之沈成上聲。濫九泉正出日濫泉。雖清而易挹。挹也。叔度汪汪深廣貌。若千頃波。同波音卑。畜水日波。澄之不清。滂之不濁。不可量也。

朱子曰。黃憲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亦其最高乎。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野王君。綱癸亥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君。

野王君

汪王若千頃波

發此乳母也。何不揭而書之。蓋已見之於前矣。夫以明乳媪而列爵受封。大書于冊。漢治雖欲不表其可乎。得綱以班勇班超少子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見上卷六。冬。以楊震為太尉。目耿寶薦李閔。兄於震。曰。李常侍官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閔閔后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綱十二月。地震。綱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目陳忠薦汝南見上周燮。南陽今河南南陽府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為國。

東岡之陂

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坡在汝寧府城東南周燮隱處乎燮曰夫脩道者度鐸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楊震自殺

綱甲子三年春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書法未入宮何急辭也帝之信讒果矣故特筆書曰樊豐等憤怨楊震會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豐等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使臨太學卽其夜遣使者策收

城西夕陽亭

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塞斷其門不通出入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令耿寶奏震恚望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見十一卷而卒太僕來歷曰耿寶傾側姦臣傷害忠良禍將至矣

致堂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媪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遂取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構亦不足稱也

綱秋八月以耿寶為大將軍。綱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今山東東昌府。王江京樊豐與閻后讒太子故也。綱是月晦日食地震。大水雨聲電。

綱乙丑四年春二月帝南巡。三月朔日食。綱帝崩于葉。攝今河南南陽府葉縣。還宮發喪。目帝崩于乘輿。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日乘輿止日行在。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臥車馳歸四日至洛陽。綱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在山東濟南府長清縣。侯懿

入即位。法書尊皇后為皇太后多矣上必有書也名號正則可以臨朝矣。目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去聲。梓宮。天子棺以梓木為之曰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綱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雁門。目閻顯忌樊豐耿寶風諷有司奏耿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暉。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雁門。今山西太原府代州。而以弟景等為卿校並處權要威福自由。綱葬恭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綱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三 漢安帝

十九侯

冬十月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綱**十一月地震。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顯等，遷太后于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致堂胡氏曰：安帝柔闇不君，始則間后，妒忌殺太子之母，而不能保繼而乳母恣橫，齎太子廢之而不能辨，一且不諱，樹立嬰孩，遂使中官得以順人心，仗正義，扶立所廢而權歸閹尹，國無人焉。漢氏之衰可知矣。

祠楊震以中牢，皆事後之思。

綱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書祭臣不書此何以

大鳥集喪

祭陳寶見二卷九祀魏徵見四四卷二九祭九齡五一卷四**目**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去年楊震遣歸故郡，飲醜而卒，弘農太守移良，畱停震喪，露棺道側，葬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孝順皇帝名保，安帝太子，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二歲，而崩，諡法慈和，徧服日順。帝即位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於茲盛焉。然閹宦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

綱丙寅，孝順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從李郃**綱**皇太后閻氏崩。二月葬安思皇后。**綱**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三 漢順帝

九

虞詡上書自訟

秋七月以來歷為車騎將軍綱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夜左雄為尚書目司隸校尉虞詡許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閭等百官側目三公太尉司空司徒劾詡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低防房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三府公即三公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以尸諫耳韓詩外傳衛大夫史魚死謂其

孫程救虞詡

虞詡薦左雄

子曰我言蘧伯玉賢不能進衛子瑕不肖不能退死不當埋殯于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乃立名伯玉而貴之子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升憤取而退之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教左枝令掌左左二日之中傳轉考四獄浮陽故城在直隸河間府滄州侯孫程等乞見言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至相戒

漢順帝

卷二十三

漢順帝

曰白璧不可為後書黃瓊傳皎皎者易汙是也容容隨衆上多後福

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易蹇卦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

難也言不避艱險以求濟之是宜擢在喉舌之官後書

蹇而又蹇非以其身之故也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喉舌必有匡弼之益

由是拜雄尚書

綱丁卯二年夏六月追尊李氏見上卷為恭愍皇后

綱秋七月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初南陽

今河南南陽府樊英少有學行隱于壺山在南陽府裕州之陽州郡

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至是歲

聘處士樊英

帝復以策書玄纁纁赤色帛五匹為束三玄二纁備禮徵之英固辭

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強輿入殿猶不能屈

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

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英

初被詔命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郡今湖廣荆州府王逸與

書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河南

今河南河南府張楷謂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

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訾量也之

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

張楷謂英

進退無所據

退無所據矣。綱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目時又徵

廣漢今四川成都府漢州楊厚江夏今湖廣武昌府黃瓊厚至豫陳漢

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

書逆迎遺去聲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

否之閒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

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語

曰。燒。燒同燒音敲者易缺。皦明白者易汙。盛名之

下其實難副。近魯陽今河南南陽府裕州樊君樊英被徵初至朝

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

李固遺黃瓊書

驅驢負笈

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

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

謨平聲命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

書僕射數朔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固合之子也

少好學郃為司徒固改姓名杖去聲策馬驅驢負

笈及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醒

不命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綱已巳四年夏五月桂陽今湖廣郴州獻大珠還之

綱辛未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為河開相。目河開今直

沈景為河開相

漢順帝

府閒王政傲很不奉法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散坐也坐伸兩足以手按膝形也如箕殿上侍郎贊拜景峙池上聲挺然立也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奔。武士之號言其勇猛如虎之賁騰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耕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簡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綱秋九月起太學目初安帝薄于藝文博

起太學

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頽敝鞠也盡為蔬園將作大匠官名掌脩作宗廟殿寢宮室陵園土木之二翟宅圃蒲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

探籌定后

綱壬申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目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貪籌以定僕射夜胡廣等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見上卷弟子乘氏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鉅野縣侯商之女選為貴人常特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三

漢順帝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為后綱夏四月以梁商為執金吾見十六卷冬立孝廉限年課試法書譏也其譏何與廉舉孝而非初意矣下書增法限之年且試家法課箋奏為四科甚譏之目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朔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敝巧偽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苟且莫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

左雄限年察舉法

喪不得去官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曲禮四十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可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習詩者曰詩家習禮者曰禮家文吏課牋奏牋表奏章副之也再往端門殿之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齊人入齊君使主東阿阿阿縣大化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濟陽故城在山東兗州府曹縣太守

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今河南開陳

蕃今河南開穎川今河南開李膺下邳批今江南陳球等三

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

嘉冲帝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陽夏袁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綱癸酉二年春正月徵郎顛以為郎中不就

郎顛災異對

名郎顛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即泰階也泰階

三台也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

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俸亡天下之憂以此消伏災

郎顛條便宜七事

膏生上興致升平其可得乎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

火災去年閏十二月宜念百姓之勞罷繕脩之役二

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

少陽春旱夏水宜務節約四去年八月熒惑見十八卷八

出入軒轅軒轅十二星后妃所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氣

從西方天苑天苑十六星如環狀趨參森參為白左足入玉

井參下四小星名玉井恐有羌寇宜為備禦六近者白虹貫日

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

山陽君

左雄上封事

京師震拆同日

百二十九歲於時三暮宜大蠲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綱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今山東兗州府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為襄邑今河南歸德府

左雄上封事見上卷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

綱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綱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書京師地道之變遠近不異也此其再書京師何震拆同日也警

目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

李固對策

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二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無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明帝建初章年號故事殆不如是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

尚書猶北

政歸國家。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也。班政四海。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低防。房隄防完全。雖遭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暨同遭凶年不足為憂。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

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聲。煙入塞。升平可致也。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綱秋七月。太尉龐參免。且太尉龐參在

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乘承風承望按之參稱疾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

綱甲戌三年夏五月旱綱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僕露風塵誠無益也宜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

周舉消變對

刑德八柄

張衡請禁絕圖讖

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

裂者威分農者民擾也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

勿令平聲刑德八柄柄猶器之有柄也周禮天官冢宰

其貴二日祿以馭其富三日予以馭其幸四日置以馭其行五日生以馭其福六日奪以馭其貧七日廢

誅以馭其罪八日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

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圖讖七緯也易緯

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上疏言圖讖成

良之徒為之以為有經必有緯也

於哀平哀帝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平聲世取資欺罔

較覺然甚明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太一下行

綱益易知錄

卷二十三 漢順帝

十八

每四乃還於中風角角隅也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數有徵效

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古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

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

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中官養子

綱乙亥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書自

封鄭衆為鄉侯而中官封爵矣于是聽以養子襲爵則德其立已故也私已甚矣特書日初病漢也

音鄭衆見上綱夏四月以梁商為大將軍國商少通

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柔和自

李固奏記

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現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

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

莊子天地篇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全不朽堯授舜舜授禹禹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

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

不能用綱秋閏八月朔日食冬十二月地震

綱丙子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為太尉以梁

冀為河南尹

綱丁丑二年冬十月帝如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徵處士

法真不至目扶風今陝西鳳翔府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

郭正稱法

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綱地震。十二月還宮。

綱戊寅三年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目初左雄

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

周舉劾左雄

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

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

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晉趙任

韓厥韓獻子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

良賀獨無所薦

見上卷二十五。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

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于宮掖。既無知人之明

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

終見六卷四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綱辛巳六年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為大

將軍不疑冀之弟為河南尹。綱以周舉為諫議大夫。目

徙李固為泰山太守

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綱冬十一月徙荆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目荆州今湖廣荆州府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遣吏勞去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耕始于是賊帥自縛歸首夫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吸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泰山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

遣八使分行州郡

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畱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米散

綱壬午漢安元年秋八月遣八使分行州郡目遣杜

喬周舉周栩許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上聲

察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墨綬千石六百石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

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于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

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綱以李

張綱埋輪

張綱為廣陵太守

單車詣壘

國為將作大匠。見上。直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綱以張綱為廣陵太守。目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今江西南揚州府。賊張嬰寇亂揚徐。見二州。十九。閏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

魚遊釜中

蘇章不私故人

聞泣下曰。荒裔異。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閒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刺史蘇章。膠東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相吳祐。雒陽自王渙。見上卷二十七。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有故人為清河今山東東昌府恩縣太守。章行

一次二天

部欲案其姦賊。乃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字章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掌聽訟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去聲具談父言。祐曰：掾硯以親故。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去聲之。

吳祐觀過知仁

綱癸未二年冬十一月地震。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自

地百八十震

增孝廉為四科

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拆裂。壞怪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綱增孝廉為四科。書書增為四科。何譏也。法前有試家法課。歲奏二科矣。今復增孝悌從政為四。孝悌為四。科之一。則孝廉二字皆虛名也。書甚譏之。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見上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綱甲申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皇子炳為太子。目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充嵩高上聲監其家。中常侍高梵飯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

神高手劍
當車

從而未決。高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綱：秋八月，帝崩，太子炳即位。年二歲。綱：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九月，葬憲陵。在河南府城東北。綱：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目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

皇甫規對策

皇甫規舟楫之喻

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同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作元元。元善也。民類皆善，謂之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去祿猶繫塘也。牆也。基也。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綱：冬十月，羣盜發憲陵。孝冲皇帝名炳，順帝太子。在位一年，壽三歲而崩。諡法幼小在位曰冲。綱：乙酉，孝冲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綱：徵清河

李固請立年長有德

太后委政李固

王赫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纘入卽位。罷赫歸國。目赫纘皆章帝曾孫。赫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帝。戒鄧閭之利幼弱。鄧閭立殤帝。閭顯立北鄉侯。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纘入南宮。卽皇帝位。赫罷歸國。綱葬懷陵。目太后委政李固。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而梁冀尤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無姓。

名上章者。若飛來也。言固離開近戚。自隆支黨。冀以白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

名纘。章帝曾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崩。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爲梁冀所弒。壽九歲。

謚法忠正無邪曰質。

綱丙戌。孝質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

詣太學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目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綱海水溢。綱閭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弒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里。

海水溢

吾侯志入卽位。太后猶臨朝。發春秋之法。君弒而罪不討。則以國爲無入。

李杜不明
春秋之義

跋扈將軍

以梁冀之凶悖固未易以討殺然使力不能勝則聲
 其罪於天下死之可也去之可也鳥有大行晏駕明
 知鳩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人忠
 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太后雖未
 必與聞乎然身為罪人之主何以自解綱目於梁
 冀之事一則曰白太后二則曰白太后至於蠡吾既
 立之後及書太后猶臨朝回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
 太后雖欲自免其可得乎

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言彊梁也扈竹
 籬也水居者於水未至
 先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
 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冀深惡之使左
 右置毒于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名李固固入前問帝
 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
 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窮詰也舉案劾也侍醫議立嗣

獨固喬守
本義

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
 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平聲上應天心下合衆望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及大
 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
 宜立為嗣中常侍曾騰夜往說冀曰將軍秉攝萬幾
 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
 矣不如立蠡吾今直隸保定府蠡縣侯名志平原王翼子時太
 夏門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
 氣凶凶廣戒懾懾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三

漢質帝

二

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
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致堂胡氏曰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
上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尚可活之
見梁冀斬不與水之事當即時請太后出御前
殿名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大
會庭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
於廷尉凡與謀者殺無赦焉白建明德策立清
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定矣雖梁冀久握
兵權然事出倉卒既射為大逆名在弑君其下
未必人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眾決不
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尸號哭一再致書比三日
間冀策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
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

綱秋七月葬靜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綱九月追尊河間孝王

平原王翼父為孝穆皇蠡吾先侯即平原王翼曰孝崇皇冬十

月尊母區氏為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名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子質帝崩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壽三十六歲而崩諡法克敵服遠曰桓○是時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是之謂平

綱丁亥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三月

黃龍見現譙故城在江南鳳陽府亳州**綱**夏四月地震**綱**六月以

杜喬為太尉目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綱**秋論

日食正且 黃龍見譙

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八月立皇后梁氏。法書東漢之策書立貴人某氏

為皇后恆辭也。此其書立皇后梁氏何。后太后女弟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文者所以異其事也。綱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綱冬十一月貶清河王

蒜為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杜喬獄殺之。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帝亦怨之。會劉文等謀共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勗殺之。蒜坐貶爵為尉今河南開封氏府尉氏縣侯徙桂陽見上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固死獄中冀使人脅杜

梁冀殺李固杜喬

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

遂昌尹氏曰李固杜喬之死。人皆冤之。二君誠忠於漢者。然冀負弑逆之誅。二君不能聲其罪於天下。隱忍而死。故綱目於此皆不書其故。官哀其不達。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綱已丑三年夏四月晦日食。秋八月有星孛于天

市大水。九月地再震山崩。綱前朗陵侯相荀淑

卒。法書李前官錄賢也。目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

宗之嘗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

相。涖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哀。

靖。燾。導。汪。爽。肅。粵。孚。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穎。陰。

朗陵神君 荀氏八龍

高陽里

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陳州令苑康更耕命其里舊名曰高陽見一

得御李君

十里在開封府許州城內膺性簡亢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

李君矣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舉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中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懷檄吸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乞從外署文書不足以塵明德于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

陳寔過則稱已

後被徵名也乃謂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丘今河南

水城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

道令還本司官行上聲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

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

相沛國賦斂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

齊名膺常歎曰苟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

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其母

我家性

太無阜白

膺之姑也。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以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阜白？謂不區別是非。邪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春秋齊大夫，國姓名佐，好招擢人過，以致怨惡。如字。左傳：成公十七年，齊慶克通于聲孟，子鮑牽見之，以告武子。武子名慶克，而謂之慶克，以告孟。子孟，子訴於靈公，而別鮑牽。明年殺國佐于內宮。聲孟子孟，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也。道為貴。

綱庚寅，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三月，帝還北宮。葬順烈皇后。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為

襄城君

張陵幼梁冀

襄城君。綱夏五月，尊博園優貴人曰孝崇后。

綱辛卯，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

罪，詔以俸贖。書法也。曷為罪之？春王正朔，萬國會同，而冀帶劍徑入，無人臣禮，罪孰大焉？故罪未有書所劾者，特舉尚書張陵嘉舉職也。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直書譏之，是故書十二月晦，所以見武帝殺寶嬰之

怨書正月朔，所以見桓帝罰梁冀之寬，一字之筆削嚴。晉武帝殺寶嬰，見目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救羽林虎賁，奔殿，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

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梁冀之弟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

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
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
冀疾之轉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綱：夏四月，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綱
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獨行，言守正而書書
不依阿於人也。法舉
崔寔政論 車見十一卷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
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
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

桓帝微行

詔舉獨行之士

崔寔政論

獨行終綱

目一而已

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

崔寔

殖以獨行舉詣公

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
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同之
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
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
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
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見一可復治亂，秦之緒
下戚之舞。見一卷二十六，千盾也。戚，斧也，皆舞者所執。足以解平城之圍。
見十五卷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
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

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
 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臺
 脫其銜四牡天子所乘之駕橫犇皇路大路也險傾方將掛鉗
 以木銜勒馬轡也鞅束也輶舟也車以救之豈暇鳴和
 馬口也皆鈴也所以節車之行和清節奏升車則馬動馬
 則和應自然哉昔文帝雖除肉刑見五十二卷五當斬右趾
 者棄市皆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
 平也山陽今山東兗州府仲長複姓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
 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宜寫一通
置坐側

崔寔矯一時之枉

朱穆為冀州刺史

司馬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
 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作唯知姑
 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
 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
 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
 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
 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
 不易之常道矣

綱癸巳末興元年秋七月蝗綱河溢民飢以朱穆為
 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教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
 民飢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聞穆濟
 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
 至自殺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穆下郡案驗

綱益少口錄

漢桓帝

三十一

劉陶上書
訟穆

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
見上 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
十 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
富 於季孫呼噏吸 則令上 伊顏伊尹 化爲桀跖夏桀
而 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
也 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
上 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6335